尚書微

尙書微

煙霞草堂遺書續刻之一

咸陽劉光蕡古愚

西伯戡黎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篇及微子牧誓等篇言紂惡不過酗酒聽婦言廢祀所用匪人而已是紂惡亦臣下爲之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非故爲紂出脫也故君權不能不公於人先能公於進退人才則天子亦可世及在位無長惡逢惡之人雖桀紂之惡不能徧及天下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先王以德陳爲法後人以法敗厥德一代之亡德亡而法不虛行也自古至今莫不皆然

惟綱紀不立法令不行姦人作惡公然無忌所以大小皆好作惡而不爲善卿士亦相效爲之朝廷之賞罰不行人何憚而不爲惡也故治天下非難公道明天下治矣

小大指草野之民卿士則朝廷之官也治法之壞當

由上而下微子乃先言民後言卿士者蓋殷紂之亂乃風俗壞也學校無教化卽鄉里無風俗鄉里無風俗卽朝廷無人才否泰之機伏於復姤風俗壞而天下亂必然之理也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小民相爲敵讎朝無綱紀善惡不分小民惟力是競天下安有不亂凡國之亡皆無法以治其民也

父師若曰

蔡傳及僞孔傳謂父師爲箕子書古微謂爲抱祭器之太師少師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因循是廢弛之始廢弛是因循之極因循未嘗廢事也因襲循行視爲具文不加整頓而一事不可舉矣

召敵讐不怠

召敵讐不怠所作皆亡國之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而夷然不顧且瞢然罔覺而爲惡則惟日不足故曰不怠也

我罔爲臣僕我舊云刻子我不顧行遯

此篇父師似宜從孔傳我罔爲臣僕我舊云刻子及我不顧行遯皆自矢之詞箕子不臣周而遯於朝鮮

固自踐其言矣

牧誓 國語有敘牧野事之日月者最詳宜閱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以君之尊誓師及百夫長惟君臣之間儀文簡易情無隔閡所以人皆奮勉戰無不勝也

及庸蜀羌髳

庸蜀羌髳後世以爲夷蠻武王率以伐紂是紂不如夷蠻而夷狄可進於中國也守廷儒之說則武王率夷蠻以亂中國矣

經文言治兵皆是修利器械易所謂除戎器傳所謂

蒐軍實也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牧誓數紂之惡不過聽婦言親小人而已女子小人

乃能使人君陷於大惡以致殺身亡國可畏哉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誓師斤斤於步伐之止齊可知練兵以整齊爲第一

義

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

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後世以天下私其子孫者欲子孫常奉祖宗之祀而能厚其兄弟也乃傳子之局甫開爭之者即爲吾子於是欲以天下私其子必並子之賢否不論而爲立嫡之法乃可以息爭以至於桀而夏之局終矣湯以兵起傳子之法不能易也乃略變通之加之以及兄弟可無爭矣而傳嫡之法自若也且天子世及諸侯亦必世及天子不能世世皆賢大臣亦不能世世皆賢也而世家之禍與盤庚是也嫡子皆可有天下而奪嫡之變起高宗肜日是也嫡則雖以紂之惡而爲君非嫡雖以微子之賢而出遯比干死箕子遯犧牲

被竊祖宗早已不祀商之局終而武王又以兵起矣假使傳子之局仍可傳賢微子箕子比干之賢皆能有國而商祖宗之祀自可緜緜不絕故牧誓數紂之惡特言昏棄厥祀昏棄王父母兄弟見宗廟之享子孫之保不必遺以天下而能然而子孫之不肖且以天下之富有不能供祭祀收兄弟者傳天下者可以恍然矣

洪範 洪範發明人參天地之理語最精深黃石齋之説最佳書古微用之宜閱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九疇乃禹演其數而箕子繫詞也禹治水爲順水之性以奠水土何關於金木火三行而爲不汩五行且五行不汩何以彝倫攸敘可知鯀之汩陳非僅在陻水也是時天欲開文明之治大變洪荒之俗五行皆思大獻其菁英鯀不順而導之而欲力爲堙之鮮食不欲易爲粒食羽皮不欲易爲絲麻營窟橧巢不欲易爲棟宇舟車四載不屑乘而懋遷有無不屑爲甚且如荆粱如蠻夷宜擯之化外謂益稷爲亂政宜錮之終身雖天時人事日啟新機稱神明之才子誕生

其家能平成之聖人升聞於帝而亦悍然不顧持其偏執之見以與舉世爭以荒陋爲純樸而詈文明爲奇淫也故曰方命圮族方命圮族斁彝倫之實汨陳五行堙洪水其一也治水以堙爲主上古法也金木水火土之治視此矣舜陶漁堯以陶爲號垂竹矢禹鑄鼎益掌火蓋皆新法鯀皆不用故曰方命曰圮族也禹乃嗣興不言禹之所爲舉鯀之所堙者而爲之通迎天地之新機而大啟之洪水以此治彝倫以此敘矣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西人以氣火水土爲四行謂金木非原質詆中國用
金木遺氣之非不知中國以有形而行於世者言之
故五行之行亦有作形者氣則耳目不能見謂之無
形中國以理氣並言謂萬物稟天地之理爲性稟天
地之氣爲形其視氣較西人爲重西人以金非原質
不敘於五行水土亦非原質何獨列於四行中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洪範五行傳以休咎配五事事事而求其應物物而求其合其徵驗多有穿鑿附會然天人合一之理則甚精微夫所謂天者積氣而已而中有理焉以爲之主宰氣形爲萬物而人爲之主宰由物變以推人事卽事由氣化以推其理此理非妄則物變必非無關於人事而特不必銖兩胥符也去其拘泥之占而存其傳傳必孔門微言人君時時以此自檢則顧諟明命之實而懍帝天之鑒者無稍或疏矣

五行萬物也五事人也人主萬物而八政以綱紀之

乃有世道五紀世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八曰師當以爲師友之師上古以兵爲刑之大者統於司寇司寇列於第六第八之師不得復爲兵也禹以司空爲百揆而讓稷契皋陶稷爲農官一曰食也契爲司徒五曰司徒也皋陶爲士六曰司寇也此處次序與唐虞亦合龔定菴分此爲三世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萬物萌生人各自謀其生爲洪荒之世春秋所謂據亂世也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制作漸備政刑斯起爲文明之世春秋所謂昇平世也七曰賓八曰師制作大備教化大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不待法制禁令而人以德相與爲大同之世春秋所謂太平世也其見甚是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封建之世貴冑躡位而英俊沈抑卽虐煢獨也巡狩之典不舉黜陟之法不行諸侯放恣而天子無如之何卽畏高明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庶民有善天子何以知之如是之詳政卽是教路寢

卽是學校夫子卽是師以君知民實以師知其弟子也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按人之有能有爲旣不指在位之人則此亦是指庶民以下文屢言庶民也則旣富方穀當指君所錫之福不必指官祿也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用無德之人卽爲君之咎人君以安民爲職民之不安皆其用人之不當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義爲心之制道爲心之理路則施於事爲之迹也凡古人歌詠其變換就韻非趁韻也皆有意義皇極之道君當先建之而民自會歸也則每上句皆是戒人君下句乃是言庶民之遵遵即是會歸無偏陂等即是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舊解皇爲大極爲中按此解皆解其意非皇本訓大

極訓中也皇是天極是理本天理以爲天下不可易之法故曰皇極訓爲大中卽洪範之謂也洪大也範卽範之於中也皇極之敷言謂本天理以敷陳其詞也是彝是訓是訓勉人君之詞謂人君當以是布爲常法當以是垂爲大訓也于如于予治之于于爲也助也謂助上帝以訓民也此數句勉君敷皇極之訓下則勸庶民遵皇極之訓而終以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以天理爲政教爲代天者之責而民自會歸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仍戒人君天子作民父母天子當先以皇極率民
也天子以皇極率民而民自歸往故曰以爲天下王
天下歸往之謂王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黃石齋洪範講義以此爲九五福六極之敷言惟辟
能爲天下造福惟辟能爲天下降罰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庚子之亂非權自庶民出也拳匪當威而二三大臣
福之則仍臣之有作福也其與洋人搆禍則以欲廢
皇上之故爲玉食計也與庶人何涉拳匪非庶人乃

惡人也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六經人民並用處皆人指在位者民指庶人此處解宜用蔡傳民用僭忒卽夫子所謂庶人之議庶人應受治於上上之所爲不足以服民心民皆起而非議之其議雖正然天下之公是非不明於朝廷僅存於庶人之口以下議上不得不謂之僭人人議之必不能盡歸於正則又忒矣臣之作福作威皆所以爲一身竊玉食也而遂壞天下之風俗而使之亂故天下歸往之謂王威福之權必操之協於皇極之王者而

天下始定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古者以神道設教卽以天統人事之意卜筮其一也古者用卜筮皆於廟內皆以人主之誠通天祖之靈爽於冥漠之中非盡乞靈於枯骨敗草也商俗又尙鬼蓋皆上古之遺風巫咸巫賢世乂王家筮字從巫二字亦時通用重卜筮爲古舊俗自商已漸輕矣故下文卜筮以人爲主重民義也擇建立卜筮人臨時始擇其人而建立之蓋擇有道德而精純之精神能與天通者建立之其人當爲大臣如巫咸巫賢之流

而誕妄小術不能側於其間以惑人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占從二今西國議院以與議多寡定從違即此意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

彊子孫其逢吉

汝者君也君所有之事皆庶人之事君謀定於上卿士奉行於下君謀未定卿士無所稟承故大疑專屬於君也庶人事之所由起卿士事之所由行謀皆及之則大公無私事之可否不難决矣然後參之卜筮

以神道靜人心也庶人爲事之所由起故堯之師錫舜之明目達聰盤庚之命衆至廷太王之屬耆老文王之交國人以及周官外朝春秋衞文以國讓父兄朝衆晉作爰田州兵陳懷公問與楚與吳皆謀及庶人之證自秦以後天子獨斷於上謀且有不及卿士者而庶人則決非謀之所能及矣是之謂大同君民同心天人協應故爲大同大同自無不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然則國家有事君臣與民之議論固可鼎足而三君

以位尊民以衆勝卿士則在位與衆之閒今西國議院以君從其議者準若干人其法與此同而彼不決之神不如中法之詳密無弊也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事不僅祀事國內一切興作用人皆是龜從筮逆則君有專制一國之權而不及於境外故作內吉也若筮從龜逆則雖人君從之亦不能用於國內如晉立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立之而卒爲凶所謂筮短龜長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敘庶草蕃廡
以雨爲木暘爲金此說本洪範五行傳竊意庶徵分
應五行當以本書所次五行以水火金木土爲序龜
之五兆亦以雨霽蒙驛克爲次雨卽水暘與霽同則
火也雨暘爲水火燠寒不能不爲金木而風自然爲
土此當以書文爲詮釋也五行傳乃以雨爲木暘爲
金燠爲火寒爲水風爲土以配貌言視聽思而與本
書所敘五行不合蓋天地之氣陰陽兩端而已由二
而三爲水火土由三而五無以肖之參以金木金木
行於天地閒不如水火土之多且要吾聖人非不知

也特以氣著之質終必爲土而由氣以之土則先分
爲火爲水水陰之象也火陽之象也陰陽之氣不能
遽爲水火則取金木以參之金取天行之健氣之凝
爲元質而至精者也木爲土之所生而土爲木化者
爲多故八卦以乾爲天爲金而洪範以風爲土八卦
則巽爲風爲木也西人訾吾中國五行之說而以水
火氣土爲四行其說卽乾坤坎離之說乃吾中國道
家爐火之術本出於周易而反以傲吾中國則妄矣
氣天也土地也水火爲天地之用金木其始也地之
氣遇金寒而爲水天之氣著木燠而爲火其實仍爲

二氣水火之行金木則特狀其行中之始耳金爲水之始木爲火之始至於貌之爲木者氣之上現也言之爲金者氣之外宣也皆依稀仿髴取之而非可拘爲定論然以一身之氣擬天地之氣則理無不同故可以雨爲木暘爲金而燠寒爲水火要之參金木於水火土之閒以狀氣行之次序而非謂金木之用足配水火土也

說文心字下註土藏也博士以爲火臟五經異義云今文尚書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

二家之說惟腎水同餘皆絕異有形之五臟其應五行也尙無定說況五事爲人身之動其應五行可拘爲一定乎然據古文家以心爲土臟五行以土居終五事以思居終庶徵以風居終而皆爲土其以肅爲水乂爲火哲爲木謀爲金殆古文家之說乎今醫書言五臟皆從今文家說洪範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其殆出於上古未經夫子之改定與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人在氣變之中雨暘寒燠風皆爲氣之鼓動謂盡無豫於人事者非必謂事事之感召悉符亦非也故五

行之恆不能盡一歲皆然五者之時不能以一日爲期故歲月日之省非省其極與無而省其時與否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之王省惟歲王卽天子則卽天也天以日月爲用恆星爲體日月之行以恆星紀其度之遲縮卿士師尹之行以庶民驗其情之向背月之從星必從星之所好卿士之行必從民之所好可無疑已日月之行不悖乎星之躔度而天道得卿士師尹不逆乎庶民之性情卽王道行矣故此不言王者之政王者之政

卽卿士師尹之行也

總論

九疇以皇極爲主前四疇由氣化而人事有人事卽有政事政所以綱紀人事實法天道以治人則前四疇爲由天而人也後四疇由德性而行事行無所疑天道在人而嚮福行其所疑人違天道而殛威故後四疇爲由人而天也皇極居中主世界以成治化故洪範爲王者治世之大法其理出於天故曰天錫也黃石齋以王省惟歲以下至則以風雨爲四五紀之斆言按五行下有水曰潤下斆言五事下有貌曰恭

等語惟八政五紀僅舉其目不贅一詞故以王省惟
歲等語爲五紀敷言爲可信也惟八政獨無敷言則
又可疑黃氏以臣無有作福作威等語爲五福六極
敷言則無偏無陂六項及會歸兩項當爲八政敷言
無偏無陂食之政當公利於民不可偏頗也無有作
好貨之政當防其奇淫以縱欲也無有作惡祀之政
當矢其寅清不可畏惡而生諂也無偏無黨司空奠
民居當度地以容之不可有偏多偏少也無黨無偏
司徒復民性當明道以教之不可或黨此黨彼也無
反無側司寇之兵刑皆爲反側而設無則司寇之職

修也會卽朝會之會天下以賓禮相接也歸卽民歸于德之歸所謂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太平大同之象也此說若近附會牽强然八疇有數言而八政一疇獨無理不可解今割此數語隸之似適符合或亦黃氏之所許也

金縢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後世史家以事紀年本此此句當著眼下周公冊祝之詞皆從此出見天下初定武王斷不可死也二公

欲卜徙問疾之吉凶也周公以爲徙戚先王者不請
命於天而徙問疾之吉凶疾本凶危卜之先王是以
武王凶危之疾戚先王而無益於武王之疾也故以
爲未可以爲必祈三王請命於天乃可卜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
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公乃自以爲功公知三王之意欲以己代武王故以
己之不能代武質告先王使三王爲天下之民請命
於天故不禱之廟中而爲三壇以禱也史記訓功爲
質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逸周書有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武周聖人兄弟之閒相信必深是武王知周公之聖薦之於天祖而天祖已默許之故此周公由三王以請命於天以爲天下初定須有神武之君臨於其上方能鎭懾無事非已之仁柔所能勝任也冊祝之詞語皆實情故精誠所感天爲之動而武王之疾果瘳也若爾三王以下至不能事鬼神皆擬三王之意言之謂三王以周公爲賢於武王而欲使代任其責也丕讀作不經書

中甚多故史遷訓作負謂三王以武王不能治安天下爲負子之責於天也蓋勘亂之才武王優於周公而制治之才周公實優於武王武王不若周公則武王爲負矣家人父子之閒豈容僞謙故周公直推三王之意無所諱飾所謂公乃自以爲質也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史記作予巧能多材藝能事鬼神不是死而事是生

而能奉祭祀卽是能事鬼神若作死而事奉祀鬼神於地下天上此後世殉葬之說所自起最害理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設爲廟祀且不許褻祭而謂鬼神取其子孫仁順材藝之生魂以事已於地下天上乎周公而出此言何爲知鬼神之情狀何用廟祀故以此坊民後世猶有用生人殉葬者周公自謂巧能材藝代武王死以事鬼神之說萬不可從旣已死矣又有何事而須巧能材藝以爲之耶

此數句之解從若爾三王句一氣貫下謂三王以武王能定天下不能安天下故欲以旦易之謂旦巧能

多材藝能事鬼神能事鬼神者謂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也乃元孫不若旦多材藝不能事鬼神不能治天下安宗廟爲神民主卽上文所謂負子之責於天也此皆探先王之意言之謂先王見爲如此故令武王遘虐疾而不爲之請命於天也不知武王之巧能藝材不如旦此小有材承平循分盡職之用而非天下初定之用也今爾元孫乃受命帝庭廣以保佑四方之民亦以安定三王之子孫於下由爾元孫之聲威震疊於四方之民無不懷柔敬而畏之故一戎衣而有天下歸馬放牛海內晏然不復用兵是爾元

孫一身能震懾天下使長太平其功百倍於旦也若無爾元孫則天之命我周安定天下者今將復亂是墜寶命也命既墜我先王何能依歸乎此數句語方是述己意爲武王請命語極沈痛而無一非當日實情觀武王喪後羣叔流言武庚即叛淮夷徐戎並與周公至滅國五十設使武王於此次之疾即喪天下當更成何景象民之塗炭又將何若故武王此時萬不可死周公之禱實出於萬不得已而至誠遂有以格天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歸俟爾命俟三王許周公之禱爲武王請命於天非

俟已死之命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周公之禱直爲天下之民非爲武王一身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二公欲爲王卜則二公亦謂武王不當死是卿士從

也周公自以爲功則是事周公爲主蓋武王若崩周

公之任百倍重於二公故疑武王之不當死亦百倍

切於二公則周公卽洪範所謂有大疑之汝也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武王是庶民亦從也三龜并吉則洪

範之龜從筮從而爲大同之象矣故周公信以爲大
吉而知王之罔害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
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
乃瘳
新命于三王新請命於三王也惟永終是圖所請之
意也永終卽不墜不墜降寶命則天下安矣故新命
於三王爲天下之民請命於三王也茲攸俟與前俟
三王之命不同前俟三王之命龜告幷吉已得命矣
茲則俟武王之疾瘳也武王之疾瘳則天下之重任

在武王周公僅爲輔臣其事易爲而天下不亂故爲天祖之憐念已也予一人卽上予小子周公自謂也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史言成王少少字甚好武王之崩成王不必在襁褓記謂武王九十三而崩時成王之年必大於漢孝昭蓋踐祚居攝係唐虞以來君覲之定理舜禹益皆如是至殷高宗時猶行之人君命相卽是命爲己副卽是薦其人於天故堯舜禹有命舜禹益事無立太子事湯武當亦然湯事無所見武王讓周公則見於逸

周書又見此篇前周公之禱即是辭武王之讓蓋武王以周公巧能材藝早告於天祖故周公據武王之言自謝不能以爲武王請命也武王既崩周公不能不循常理踐祚居攝如益於啟伊尹於太甲三年之內成王爲太子居喪不言三年之後則相其材可爲君即夆之爲君不惟禹湯武無容心而益伊尹周公啟太甲成王亦均無容心以爲帝王御世之常重天下不能不如是也至再世無聖人遂沿爲父死子繼之常由夏至周習爲成例以武王周公之聖成王之賢循行常理而流言發於骨肉此世變之大者傳賢

之局所以唐虞以後不再見也

何以知踐祚居攝爲君薨常禮曰以流言知之也流言不曰公不利於孺子而踐祚居攝乃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將者此不利之事尙未見而不以踐祚居攝爲非也若古無君薨大臣踐祚居攝之禮流言能不直斥其非而爲此隱約閃爍之詞哉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辟當訓法不當訓避謂用法於三叔也周公所以居攝者爲何非以主少國疑懼天下有變乎今流言既

至三監已叛亂方生矣而乃避居以自全國家之患將使誰任避之而流言卽可止畔亂卽可定乎三叔流言武庚畔亂果因公之居攝起乎不因公居攝而起卽不能因公居東而止成王二公尙不爲流言所惑鎭靜如常而公乃張皇無措僅以一避了之乎故辟字斷不可訓爲避而當訓作法公知流言起自三叔以動搖朝廷而助武庚煽亂天下使武王敷佑已久之四方民重遭塗炭得罪天祖罪不容死故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居東卽致法於三叔也罪人斯得謂武庚及三監俱伏其罪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節之解惟魏默深氏之說得之于後爲三監伏罪後爲詩貽王名之曰鴟鴞魏氏以鴟鴞爲大鳥非惡鳥巢於葦苕所繫不固呼鴟鴞而告之郎如鴟鴞之自言蓋以鴟鴞大鳥喻周之爲天子也謂喻成王也可謂周公自喻也可謂喻文王也亦無不可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則舉古今能治國家者悉喻之矣詩之爲用固如是也我鴟鴞自我也取人取之毀人毀之也恩斯二句管蔡被取無可如何恩勤之心變爲鬻子之閔已耳鬻賣也言三叔爲武庚所賣

不可挽回惟有悲閔而已迨天未陰雨二節皆慮室之毀而預爲治之也末節則喚醒成王使急圖之也王亦未敢誚公誚當從史記作訓訓順古字通謂成王未敢順公而言制禮作樂仍謙讓未遑也鴟鴞之詩足該成王周公一生所爲周室百年之基實固於周公成王此後大誥以至康王之誥皆其事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秋大熟未穫以下史記記於周公薨後當從此篇爲書後半部提綱篇首至乃瘳爲周公任天下之始蓋

武王薦周公於天而武王猶存如舜之居攝二十八載內之事也武王既喪至是以未敢謂公爲公任事之中蓋成王不順公所爲而公一切爲之卒至教化行於天下成文武之德此後大誥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召誥多士多方無逸君奭立政皆是如舜之命官及謨貢兩篇是也此至終篇則周公之終如舜典篇舜生三十節是也書經惟敘舜周公特詳全書以舜周公爲主也郎春秋以文王始以堯舜終之意言周公郎言文王也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

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此當是周公薨而成王已卜郊天有風雷之變疑天
意欲改郊乃啟金縢之匱考故事以改卜也遂得周
公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見武王早薦周公於天周
公一生身爲其事而不有其位成王是時始知周公
以天下自任之故任勤勞而不有其名其盛德愈不
可及也武王薦周公兄弟閒自相委任二公或知之
外廷不及知也而周公爲武王請命之冊公自寫其
誠不啻之二公故王與二公得冊皆不知周公以此

思過齋藏版

冊詞請武王之命於天問諸史及百執事問此冊詞出自何人之手史對以此冊爲當日實用之冊又歎息言公命者謂公自爲文令諸史百執事書之我勿敢言謂冊中所措之詞非我輩所敢言也蓋二公知武王以爲材藝而委薦於天之事未見公之禱詞何以格天而武王卽瘳諸史百執事見周公之禱詞而不解何以如此措詞成王則惟知周公之禱祝詞既未見其所以如此措詞更無從知也故與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而後周公任事之始末恍然如遇諸目而不能不泣下也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勿卜知天變之意在周公無可疑不疑又何卜也

問公勤勞王家其事在成王時王親見之何以未知且既未知矣何以見冊祝之詞而知之冊祝所言能使四方祇畏是武王能治天下非周公之勤勞也王乃得之問之而泣而知者何故曰此即前未敢訓公之故也成王以三監及東方之變為天下已治平而復亂是治亂為周公一身之事而非文武未竟之緒故覺公之勤勞如定已身所致之亂其勤勞似僅自

補其過者今見祝詞則武王時公已知武王崩後天下必亂是武王所定之天下僅以威懾之而未能以德服其心也故東征伐叛畀人斯得人爲已致太平而周公則以爲勤勞之始定鼎作洛誥多士多方制禮作樂以興學校化民成俗以大和會億兆之民無不心歸於周七年勤勞視武王崩時蓋別成一世界而成王蒙無窮之福也故成王見祝詞問諸史回首自思武王崩時之危急如何今日之治安如何兩相比較周公之勤勞見而成王之哀感深矣堯舜禹以朝廷治天下故重知人周公以天下治天下故重教

民金縢而外周公之書十篇半爲誥教其民堯舜之
治至周公而極盛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
王出郊當是出而郊祭非迎周公之喪也由豐至洛
往返須十餘日若是則大木之拔者不能復植禾之
偃者將皆枯槁矣蓋王心既悟天心卽轉先行郊禮
後迎公喪所謂天地之祭越紼行事也
大誥卽金縢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意也此篇是周公調和於內故誥多邦御事內和而後可以出師伐叛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

猷於也在大誥之下大誥於爾多邦也見王尙書經

傳釋詞

紹天明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紹天明武王受天命之初也武王伐紂後封武庚以承殷祀必知武庚之不能克終特是時微子遁荒不知所在不能不封武庚以三叔監之而天下之變伏於此矣於是卜之於龜卽告有艱而且有西土之人不靜則武庚之畔三叔之流言武王周公皆豫見之而事未發無從消弭武王知周公之才足以平亂故專任周公周公則翼武王之壽祇畏天下而或無事

此節可以爲周公祝詞之證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紀其敘紀者重爲整理也敘紂所次序之事也紂所萃之多罪逋逃武庚復崇長信使之徐戎淮夷飛廉與蒲姑等五十國皆是而三叔則新逋逃也此皆民賊助紂惡以得罪於天者而武庚不畏天之降威而敢犯之非誕妄而何其誕妄也即天之降威天降威於彼民不得安矣乃藉口復興舊邦反以我周爲鄙陋不足以宰制天下何其誕妄之甚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

越茲蠢在武王時龜兆告有亂也此今蠢則武王旣喪流言已動傳至周也流言至周之翼日民之賢者十人卽以三叔流言及武庚謀畔告予惟敬而承之以止安武王所圖之功知有大事而又卜之則幷吉也

武庚之畔必非順民心蓋聚紂之舊黨與二三不逞之徒祖述紂德以煽亂於天下故此言民獻則武庚舉事民衆不從公舉十夫奔告於周周公翼之以往

征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播即逃也播臣即牧誓所云四方之多罪逋逃僅伐此等人武庚之惡此等人爲之民不與也故伐之以救民若民與武庚則周公不當伐矣若以武庚臣周復畔爲逋播臣則周臣殷而伐殷豈非殷之逋播臣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以考翼爲指三監爲成王父行當敬禮不可征討據
漢書王莽所倣大誥作予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則考
翼指三監似是蓋三監畔亂朝廷臧者不少考翼不
可征卽建文屬將帥毋令朕負殺叔父之名之意以
此證之成王時無周公靖難之禍將見於三代矣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友邦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前之今蠢謂三監之流言搖動人心也此之允蠢謂
四國背畔擾亂天下也叛者何能爲周患特鰥寡被

兵爲可哀耳是天以艱大之投於朕身予固不敢自
恤也乃爾邦君多士尹氏御事不聞綏我曰無徒蓮
慎憂戚爲也不可不起師以成乃寧考所圖之功是
豈爾等之義乎責羣臣勸已違卜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玆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
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歷代定天下其艱難皆其初念所不及料漢業之艱
難不在亡秦而在戚項唐業之艱難不在入關而在
羣雄以及宋元明皆然故周之艱不在武王之有天

下而在周公之靖民以靖民爲有天下則大誥之東征猶其末也民不靖乃天之明畏所以使我靖之卽以弼丕丕基也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

天惟勤慎最愛百姓故有不愛者天必疾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莽仿大誥養作長養長音近可通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

戾當從莽仿大誥訓作定天降戾于周邦卽天明畏弼我丕丕基也天明降之以威戾也而天下由此治平定也世有明王好惡愈畔亂天下愈治安故好惡者聖王之資也

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莽仿大誥以大艱人爲翟義劉信則此當指武庚三監大艱人大艱難之人也殷之與周鄰也天下則周之室也武庚三監之叛豈能遽入關以壞我周特爲亂於天下耳不知我周今以天下爲室矣今殷與三監之作亂是猶鄰之伐我室也爾等人知寧王經營

天下其受天命為不易矣而竟坐視鄰之伐之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予長思之殷何以叛此天之喪殷也武王伐紂僅取其凶殘而立武庚未改殷命今自作不靖是使我周滅殷如農夫之去草絕其根株也天命如此予曷敢不終其事如穡夫之終其畝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武王伐紂前徒倒戈僅誅一人天下遂定武王去其

虐政而復成湯之舊未嘗一有所動也其黨惡助虐
之奄與五十國飛廉等皆暫爲懾伏革面未嘗革心
也故孟子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誅紂是武王事餘
皆周公事大誥即爲此等事時大誥未叛之多邦也
武庚之叛如何舉動史文不備以此誥及各書證之
必招集紂舊日黨惡之多罪逋逃以爲爪牙羽翼復
肆行紂之虐政而不遵武王所定之約束故此誥屢
言征逋播臣蓋紀實也逋播臣不僅萃於武庚之所
奄及飛廉五十國當是飛廉當紂誅後蓋即奔於東

海之上熸蔵淮夷徐戎及五十國武王既崩遂與武庚同時俱叛聲勢相應洛陽以東蓋無寧土矣然洛陽以西安然如故西方多邦及周畿內之臣必有偷安自完之見謂天下之亂與周無與閉關自守待其自定不必勞內地之民以救四國之禍不知聖人無利天下之心亦無忌天下之心貪人之土地而殘民以逞固爲不仁坐視天下之亂不爲安定之則亦不仁故武王既受命爲天子即以天下爲其室鄰伐其室而不之救是自毀其室也大誥爲五誥之首亦即鴟鴞章之首所謂無毀我室也是時周公出居於洛

以遮蔽西方郎以指揮諸將帥康叔進定殷墟太公就封臨淄伯禽就封曲阜唐叔亦就封於晉先誅武庚三監以蹶其本然後行師東方踐奄伐淮夷徐戎戮飛廉滅國者五十而天下大定紂之黨惡至是淨盡無餘而周公乃制禮作樂以致太平矣無武庚之叛周之武功不能及於海隅郎文德不能及於海隅戮飛廉於海隅蓋至是惡俗可以盡革天下惕惕於周之威乃可順施文德而天下大治矣故曰天休于寧王我有大事休不極亂者不極治此之謂也

此篇當依莽所仿之大誥尋其文義雖不能盡得本

義然究西漢人之說與古爲近多可從也

康誥

據史記及書序及漢儒說皆謂康叔封於衛爲周公時周公以成王命封康叔不能復從己稱謂康叔爲朕弟故蔡傳斷爲武王封康叔也竊意康叔初封康爲武王時移封則周公時周公移封康叔於衛即本武王舊冊書而命之康地必非周之畿內觀管蔡非周畿內則康叔之封當亦在東土三監同武庚叛而康叔不叛故周公從而用平殷亂及三監遂移封於衛王若曰孟侯朕其弟至在茲東土武王誅紂命康叔即封康時之策書也王曰封汝念哉以下乃周公述成王之命以移康叔於衛之策書即衛世家所謂周公懼康叔年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汝念哉即申告意必求殷之賢人至務在愛民即總括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以下至作新民誥詞作新民即務在愛民也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以是終篇當爲命康叔爲司寇之

誥命與始封之誥命合而爲一以皆命康叔之詞故聯爲一策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此四十八字當以在此爲是周之太平成於周公大誥定亂也以下皆爲致治致治必以教化殷民爲首務康叔撫定殷民變殷俗爲周公致治之始故大誥後用此四十八字總提周公致太平之事三月哉生魄周公平殷亂後其年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基初定殷亂封康叔於衛以革殷俗入爲司寇以刑罰佐

治也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召誥洛誥之事四方民大
和會會諸侯於東都以議民政卽多士多方之事周
公之事全注意於民故民大和也侯甸男邦采衛百
工播民和見士於周諸侯會於洛邑同議治民之法
而以播之於民卽無逸立政君奭之事見士於周卽
教化既成報政於周見其學校所造之士於周也王
者之政全在學校有成造之士貢於天子則天下之
風俗齊同歸於至善矣周公見其所造之士咸勤勞
之博訪其民之疾苦與其政治風俗乃洪大誥教而
成治也以此四十八字爲總提周公致治則必在此

篇之前而非洛誥之錯簡矣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周公康叔爲睦兄弟以德相取也周之教化洽於天下康叔始之周公成之康叔愼刑罰以治殷墟周公興禮樂以治成周殷之舊俗革周之新治乃可成也

天乃大命文王卽虞芮質成文王受命也文王受命治天下天下歸周卽殪戎殷也文王受命爲伐紂之

始武王伐紂爲受命之終武王之事是繼述文王殪戎殷當與壹戎衣爲一事殪壹通用殷衣同聲皆指受命伐紂之事周之命諸侯均在先王之廟武王以受命歸之文王故封康叔稱述文王善則歸親之義也

寡兄之寡當作寡德解武王自謙之詞此東土當指康叔始封之康康叔始封之康國必與殷墟近其地亦染殷俗武王誅紂後封康叔治之其地亦在周之東故曰東土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此下周公申告康叔之詞蓋古之誥命猶今之敕書周公移康叔於衛亦是繼述文王之志事故本武王之冊書申戒以求殷先哲王商耇成人及古先哲王以保乂民定殷亂也

在字似疑依本訓合下爲句衣不必改作依自有依意謂佩服文王之教訓也此下至作新民卽爲周公申誥續於舊冊書中首用明德慎罰提起先言明德後言慎罰通篇文法一絲不紊不類續作何也曰此

聖人删書之妙也且武王時康叔必已爲司寇據武王入商周公而外與執事者惟曹叔振鐸奉陳常車毛叔鄭奉明水衞康叔封布茲而左傳祝鮀謂康叔爲司寇五叔無官是武王入商康叔以官執事也故封康叔於康兼命以官職其以明德慎罰提起者明德有國治民之事也慎罰居官行政之事也至周公移康叔於衞康叔仍爲司寇治殷遺民斷不能廢刑不用而武王之說大綱已定不可易故周公整理參合命之仍武王之舊不別爲誥如今各官之誥敕皆循國初之舊別加職事別增入數語不別爲敕命即此

意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弘于天謂保民之量須探原於天順而承之則有德於身措置裕如能康乂其民乃爲不廢王命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

恫瘝乃身卽所謂痛癢相關也明德之本卽新民之源也有新民之實心乃有新民之實政

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恫瘝乃身誠也敬哉敬以存其誠也天畏敬也棐忱

誠也誠以行其敬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刑罰之弼教古人決不重而先之封叔撫有一國不他告戒而斤斤於刑恐非周家忠厚尙德緩刑之意故疑此至無或劓刵人爲康叔於武王時即爲司寇以命愼罰之詞也王曰外事以下似移封衛時所命愼罰之詞也以上數節不言治外後數節多言治外也

此下言殺而篇首則曰愼罰上節則曰敬明乃罰刑之用在輕而詳謹小愼微則人相習守法不陷於大

惡墨刵劓刖之罰乃無所用武侯治蜀罰二十以上必親裁決得愼罰敬明乃罰之意矣子產相鄭以猛武侯治蜀以嚴蓋皆詰密而罰輕不縱人以犯刑辟也唐虞明言贖刑康誥以罰統刑呂刑詳言罰法可以識聖人用刑之精義矣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當有敘時爲句有敘有時卽下文時敘敘者刑罰輕重之差敘而列之時者刑罰世輕世重以時爲差也乃下文三惟民平列則乃字與若字同義皆指康叔

乃大明服謂康叔時敘所罰明之於民則民知所不可服而當服之事明矣故民相戒敕以勉於懋和也若有疾謂康叔時敘之罰以民有不和而疾之也上之所惡民必避之故畢棄咎也明好惡以示民使民自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如保赤子然民自趣於康樂和親之治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非汝封刑人殺人當作一句讀下又曰當在非汝封劓刵人上命康叔明德慎罰明德教也慎罰弼教也

民生日用之瑣務皆有一定之程違之卽有罰小懲而大誡民不陷於惡可期無刑故明德愼罰所用以致刑措之源也罰無敘而不以時舉則民皆陷於刑殺非汝封之所爲而不啻汝封之所爲也以不罰之於持刀詈人時而至殺人則不得不刑之也刑字略讀人殺人當連刑人殺人刑其人殺人也觀下劓刵人不曰劓人刵人可見劓刵卽刑也劓刵人卽刑人也當明德愼罰道齊民於先不可使民陷於刑戮劓刵且不可況剕宮大辟乎觀此知三苗之肉刑周初必不用周且不用唐虞可知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當句謂周疆外之罰事指殷墟也惟爲殷墟故命康叔先陳周時王之法而又令有司師取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也左傳所謂疆以周索而啟以商政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當作勾囚解釋爲囚之要者則於多方我其戰要囚之不可通矣要囚卽圜土收教罷民今西法之拘禁若干日有財者則以財贖也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謂拘禁之使自服念其罪而悔五六日罪之輕

者至于旬時罪之大者丕蔽要囚謂拘囚已蔽其辜
則大釋之不以爲罪案使抱終身之憾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罰蔽殷彝謂上文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
要囚殷常用之罰法也今之罰旣以此蔽矣或有入
於刑不能不刑殺者則當用其義不可以就汝心之
喜怒爲刑殺也盡遜者遜其心以求合於義則可謂
時敘矣然尤自審其心而自咎蓋惟不能懲之於其
小使民陷於惡而用刑殺其治民仍未盡爲遜事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王莽仿大誥已字皆作熙熙從已音與譆通當切今
譆字歎詞也此節承上起下周之王天下欲從教民
做起密於日用閒小事之罰民不至犯大罪而用刑
殺文武周公成王之心皆是如此康叔雖爲小子早
能知之故上文申告之而有不得不用刑殺者則此
下寇攘姦宄及元惡大憝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殺於人以求貨則不辭矣當作顛越解
凡民自得罪推民得罪之由也民何以得罪上失其

道也上失其養民之道而寇攘姦宄以奪民之財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當指紂時師師非度之卿士貪黷虐民之爲故民不堪其虐而卽效其所爲所謂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爲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爭民施奪民之寇攘姦宄上爲之倡故曰元惡元惡

故大可疾惡也上失養民之道必無教民之道而民
父子兄弟之閒嚚淩爭競不孝不友者多矣故元惡
大憝亦卽不孝不友之所自來也逮由文王作罰施
文王養老之政於東土必行不孝不友不慈不悌之
罰作罰謂立法也文王治岐導妻子使養其老其民
閒父子兄弟日用之閒纖悉必有定法守法當賞不
守法卽當罰罰懲之於小刑則及茲之元惡大憝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
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大戛不奉行由文王所作之新法而仍用商紂之弊法以播敷於民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此承上文吏不率大法而播敷於外者由君身先不奉行也由文王所作之罰奉行當自君之家人始不能行之於家則臣下皆不奉行之於外而爲紂之威虐是大放王命者由其君不正身修德以治民故令不行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文王所作之典康叔當先自敬守而行之敬行其罰民不陷於惡而勉於善刑將措而不用故罰輕而密乃所以裕也惟文王之敬忌奉行必爲文王之敬而不忍忽忌而不敢違必使民皆無惡優游太平之世則及文王之治而王化行矣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求當爲好仇之仇同音假借也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言殷民之不適於治乃後王不迪之故非民之咎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欲民皆適於德當立之法而罰其不率者故告以德之說於罰行之也德之說即明德之說謂之說者德在於心教之誨之皆不能無言也罰之行即慎罰之行罰見於事小懲大戒皆行也如教民孝悌使民行之上無事也民或游惰不顧父母之養則罰以警之所謂于罰之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

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

末同當即上文未戾厥心下文爽字謂未齊一也爽

有參差意即未戾厥心忽彼忽此是一人之德未同

也未戾厥心此善彼惡是眾人之德未同也德有參

差即爲爽德民有爽德上之德亦必有所爽也天罰

殛我我何敢怨自惟厥罪至小至少然不得謂之無

罪小而罰不行元惡大憝所以積也天且罰殛我我

尙冀有顯德聞於天乎此實詮愼罰之愼謂無忽於

微小也以此例之並爽惟民之爽亦當作參差解謂

民德參差不一正惟其爲民須上迪而導之則大同

而吉康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上文蔽字作蔽斷解此處蔽字當同其義謂蔽人罪之時當存惻怛之誠而又不可姑息小不忍以致留獄當大取法於古人之敏德罰行而汝心亦盡則即以康之也用罰悉法敏德非自作怨故心康也蔽畢仍存惻怛常顧念己之明德也勿用非謀非彝則遠乃猷也如是則民德皆同王道蕩蕩所謂裕以民寧矣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服當作專字解服命因其事而命之使治也篇首明德慎罰並提而言愼罰者多因殷民舊染汚俗非痛加洗滌不能爲新治故服卽此篇愼罰之事命則其詞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明德愼罰是一篇主意明德民所固有惟爲習俗汚染乃至不明罰以革其舊俗民德乃無不明矣故愼罰乃所以明其德也德曰明罰曰愼德刑先後輕重之序未嘗不秩然可見後世尚德緩刑則有意爲之

終必流於廢弛不忍猛而寬致興兵以取萑苻之盜而盡殺之則由不慎其罰以至刑不能詰而用兵也大誥爲周公戡亂之事康誥以下皆周公制治之事周公制治乃以刑罰爲入手不與商鞅之治秦同乎曰商鞅治秦以刑周公治殷以罰刑與罰相因而注意不同則適以相反注意於作姦犯科而立法以齊之則爲刑注意於日用倫常而立法以齊之則爲禮刑禁於大施於已然禮範於小施於未然未然而範以禮其有放逸即以罰懲之罰所以驅民於禮而民何至作姦犯科以待治之以刑乎故慎罰者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也即以孝論忤逆殺奪大惡無道不可不處以嚴刑矣然子弑其父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始而違犯教令繼而詬誶倨見箕帚德色婦姑反唇名爲父母詈辱可加鞭撻亦可加也刀鋸則成爲弑矣設遇小有違犯即有罰及其身何至陷於大戮哉故聖王之祥刑慎罰之謂也唐虞之象刑文王之罪人不孥皆罰懲於小民不陷於罪刑無所加也若商鞅則不教於未爲惡之時而濫殺於已爲惡之後論囚渭水皆赤宜足以禁姦矣而詬誶反唇之惡俗至漢猶有違犯教令之罰不行於鄉里無以清作姦之源

也

酒誥紂之惡成於淫酗在位化之所謂卿士師師非度也上行下效民俗遂以腥聞故誥康叔往革殷俗特嚴酒禁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魏默深謂管叔之叛由於醉後失德言爲武庚所誘此說可從天降威即指武庚之亂我民謂三監不忍斥言故以我民渾之也小大邦即武庚淮夷徐戎及所滅之五十國殷末之酒殆如今之鴉片煙無人不迷於其中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上節文王教其子此節欲民皆教其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上節是文王訓戒於家於國者此下乃王誥康叔往教妹土之民也馬融於酒誥篇首特著成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謂酒誥爲周公述成王命以命康叔往治殷民周之王業始於文王嗣王即嗣文王也繼世之君可臣兄弟繼祖之君並臣伯叔父此尊祖敬宗

之義也春秋魯隱元年爲平王四十九年而公羊釋王正月之王爲文王然則有周一代誥命皆行於文王廟以文王之心臨天下則爲王者無文王之心卽非王者不必泥爲何王也堯舜合三代爲一文武成王周公合三世爲一此官天下之法猶存於家天下之中而禪繼之義一也一者何天下國家爲民多寡之詞而非一姓一家之詞也

庶士有正

此節教妹土之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舉周臣受文王教者以爲殷民示之則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見酒禁殷亦有之非自周始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當越字句惟助成三字

貫下八字內服之人助成行王道之德顯越於天下
外服之臣助成正人之性敬以守法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越
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此三句當三父字絕句若疇圻父謂順守封疆者政
官司馬也薄違農父教不率教者教官司徒也若保
宏父順以保安斯民者事官司空也定辟定法自古
國設三司卽爲三公故三司同定其法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卽上文所定之辟爲周臣在殷墟者設也周臣旣
承文王教訓能剛制於酒至殷墟而頓違之此故意
違犯其罪重不可不殺也此結文王誥教小子至克
受殷之命數節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之諸臣爲習俗所囿皆湎於酒此由於無人教訓
不可不教而殺故勿庸殺而教之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
同于殺
此殷人新爲周用者之法也有斯明享謂有爲斯時

明揚而享用者即當嚴守我之教詞乃不敬守則我
即不愛恤其人不潔治其職事則當以治周臣者治
之同於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者明辯告誡不率教者用前法徧治之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此篇當用尚書大傳之說大傳爲伏生所傳必孔門

書說經戰國散佚其次第原在酒誥後後人輯其斷簡殘篇容有酒誥之簡錯入而梓材本文則必誥康叔與伯禽也尚書大傳之康叔必爲唐叔之訛唐康形皆從庚聲亦相近而命以伯禽又有左氏傳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爲睦康叔稱叔不與郕季同稱季康叔之齒必不過少康叔伯禽唐叔皆分殷民蓋武王伐紂未嘗滅殷故太公元勳封於東海之濱唐叔幼子封於太原武庚旣叛周公東征滅國五十此時必康叔伯禽唐叔均在行閒周公居洛命康叔以全師向殷墟以摧其根本而伯禽出師於東以斷淮

夷徐戎與武庚往來之路唐叔必起晉陽之甲循太
行而南以拊武庚之背故三年而天下大定三人同
心戮力故周公又同日命之皆以撫其所定之民康
叔定殷墟爲勘亂之本故命撫定殷墟而誥之特詳
伯禽事有費誓郎三監叛時伯禽出師之事惟過淮
夷徐戎與武庚往來之路守而不戰久戍於外故費
誓重戒馬牛其風臣妾之逃以及寇攘姦宄而汲汲
於楨幹糗糧芻茭之供唐叔事無可見然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歸之成王成王使唐叔歸周公於兵閒則
唐叔亦在兵閒矣竊思唐叔此時撫定晉地帖然不

勁小民耕稼樂業故有異畝同穎之禾歸之成王則非得之於王畿內而在晉矣歸周公於兵間謂年穀和熟周公久兵於外無憂餉饋也則三監之平唐叔之功固與康叔伯禽等也康叔爲父行故誥書先之唐叔伯禽爲周公子行故在誥命爲唐誥伯禽之誥而闕公之意則訓伯禽唐叔以子道故取篇中梓材二字以名之謂訓子成材也其文散佚最早集斷編殘簡爲之不可卒讀而相傳唐叔之事皆譌爲康叔故伏生史公均以此篇爲誥康叔以在酒誥之後也首節謂爲酒誥脫簡此見頗近是然當爲王曰封惟

邦君二十一字其自此以下非誥文也酒誥脫簡僅一班氏云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此二十一字其即酒誥所脫之二十二字之簡與簡旣脫何由知其字數蓋後人據竹簡別寫或帛或簡遇有缺簡即就脫簡之字留爲空白故後人見爲簡二十二字脫亦二十二字其實所脫之的爲若干字不可知也又以汝若恆越曰以下一節皆爲酒誥之文但酒誥脫簡惟一不能如是之多據論衡戕可爲疆敗可作是宥可爲有監可爲賢則他字之訛脫必更不可究詰此等處疑以傳疑可也

惟曰若稽田一節與大誥若考作室節頗類且有梓材名篇之義謂爲梓材本文甚是而疑今王惟曰以下爲周公誥康叔因誡成王爲合康誥酒誥而總結此亦有見汝若恆越曰二節今不得其解安知非梓材原文今王惟曰以下的係誥王之辭或者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常以教成王者教伯禽此或其遺語之僅存者而後人入於梓材篇也又召誥脫簡二此下或係召誥所脫二簡竄入於梓材者乎則召公誥成王之辭也

如以惟曰若稽田至塗丹雘爲梓材本文周公教唐

叔伯禽之文則三項當平列不能前一若字訓汝後二若字訓譬若也周公與康叔唐叔伯禽同平殷亂既平之後卽命各鎭撫其所定之地穯田作室家作梓材大亂之後君所以安集其民者莫要於此三事周公將平亂之時卽命二子就封則勤敷菑勤垣墉勤樸斲皆已往之事此時已招集流亡生聚教訓爲疆畎正經界民業定矣塗塈茨民居完矣塗丹雘民用備矣皆亂後重葺補修之意爲厥疆畎其卽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意歟若是則於唐叔之晉尤要晉鄰北狄疆畎以限戎馬尤經國之要務也

費誓有峙乃楨幹無有不供之語楨幹所以築垣墉

也旣勤垣墉其亦當日之實事與費誓有善敹乃甲

冑等語考工記梓人所爲之器皆爲禮樂之器此言

梓材其亦有偃武修文之意與此下爲治下告王之

詞人之召誥頗近然雖孟堅謂召誥脫簡二簡二十

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二簡則五十字此下至終八十

六字似不盡爲召誥之文今擬取今王惟曰至庶邦

享十七字下接和懌先後迷民至終三十二字共四

十九字爲召誥之文則二簡僅少一字未知是否向

移皇天旣付中國民三句於前惟其塗丹雘下而接

以作兄弟方來至庶邦丕享四句則上言爲民謀田
䢋室家器用勤勞不已者以此民皆皇天付汝兄弟
使汝等各用心招徠亦各旣用明德遵用后王之法
式典章而庶邦悉臻至治以大享於天也梓材必更
有脫簡不得爲完書予謂內有酒誥召誥脫簡者本
班孟堅之說亦不得其解而强爲之辭
魏氏直改王曰封爲王曰伯禽此當從康叔唐叔伯
禽同日封不應康誥有三篇而誥唐叔伯禽無一語
也
梓材必有唐誥語唐叔稱唐而其後爲晉猶康叔移

封衛仍稱康叔也唐叔封晉歲在大火當爲移封於
晉之事初封於唐當在成王元年唐必非許州之唐
而爲冀州之唐與康叔伯禽同時就封以定殷地而
後周公命之也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
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
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周公營洛邑以盟會持天下之政鍼小民以承天命

即以天下人持天下而不以君之威力强使之服從也故營洛邑爲諸侯會同議政之所而非僅爲諸侯之朝覲貢賦均也若爲諸侯之朝覲貢賦則諸侯既至洛何難至豐且受諸侯之朝不使諸侯就天子而使天子就見諸侯亦名分之不順矣夫周公營洛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後人據險自守以久暴虐其民故公權於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亂天下而諸侯亦不能以一人之私亂於一國也此法蓋武王周公定之太公召公成之故是時營洛召公與周公同心先往相宅營位而誠

王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也

定鼎於洛以洛邑爲京師也豐鎬爲周之本國如天之紫微垣行本國之政之所洛邑爲天子之都爲天之太微垣行天下之政之所周滅殷不遷鼎於豐而於洛是周未嘗亡殷也殷自不能撫天下之民周爲民而代之撫此武王周公之心所以爲善繼述文王之志事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書古微以上節爲召公營洛邑爲東都之事召公卜之功役亦召公主之此下至庶殷丕作爲周公營成

周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其功役亦周公主之宜從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以上皆營洛邑及成周之事以下東都下邑俱成乃入召誥正文召公以營洛邑之後人心無不歸周諸侯皆大和會周家八百年之基蓋定於此懼成王因四方之和會而有怠心故以庶邦冢君取幣詔王也旅王冕裕會議天下之政出於天下人之公心也若

公謂立此政體爲公本謀誥王順守無違也誥告庶

殷越自乃御事謂周公用書誥庶殷而庶殷能丕作

非一日之間文誥所能爲功也由王御事之人皆順

人心爲政事無不治民戴其恩故聞誥丕作也誥告

庶殷卽上周公之用書命殷庶也

天旣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指商受後民當指商受時之民謂殷先哲王在

天之靈能佑後王使有其後民故服厥命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以民心驗天命此誠可信矣然夏民何嘗不歸心夏

先王殷民何嘗不歸心殷先王今皆墜厥命矣先王

之得天命人心果可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

後用顧畏于民碞

以下似宜接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

邦享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

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四十九字班志
所謂召誥脫簡二簡二十五字脫亦二十五字也今
王惟曰誥王顧畏民碞之法欲王常思此也先王既
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武王勤用明德懷柔天下
諸侯皆朝享也和懌先後迷民迷民卽殷民先後爲
受與武庚所迷也和懌武王之會朝清明周公之命
庶殷庶殷丕作皆是若茲監卽監於夏殷前相古先
民有夏今相有殷是也欲至於萬年祈天永命也保
民卽諴和萬民上文天迪從子保天迪格保二保字
王道本源無不從保民做起也王政全是保民子子

孫孫永保民卽永承天命矣欲字卽祈字之意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當是會同四方諸侯民議
保民之政以紹上帝之休命欲子子孫孫永永如此
而先從己身爲其事於土中也王厥有成命蓋周公
定保民永命之議當營洛邑以會同持天下之政召
公贊之而王從而命之故曰王厥有成命治民卽周
公用書命庶殷以王命爲之多士多方皆稱王命以
誥之也今休卽庶殷丕作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王先服殷御事此服字與上服字同謂從事於此也王欲祈天永命當先保民欲保天下之民當先從事於土中以保殷民保殷民不能不從事於殷之御事矣殷之御事染紂昏德蕩失其性誠不易進之於道惟有使之參於我周御事之閒使之日與親比以漸節其性惟日興起以進於善矣近日各國圖强皆先聘用客卿卽服殷御事比介於我有周御事之說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作所謂作羣治觀瞻之所也如北辰居其所之所卽

思過齋鋟版

洪範之皇極此誥所謂王位在德元也殷御事以周
御事節其性周御事當以何者爲之節則王不可不
敬爲作之所也所何以作敬其德而已矣孟子所謂
一正君而國定之義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玆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王之嗣受厥命與桀紂嗣夏殷同嗣而功則爲先王
否則爲桀紂今始初受命未可知也功者行政之迹
若猶若何不定之詞也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王者欲受天永命必以小民天命無形聲小民之愛

戠卽其形聲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以讐民爲稠蓋謂王者不當與小民爲讐況此誥作於庶殷丕作之後乎然當以周民及殷民不能反以殷民及周民也友民當爲友邦之民讐乃周之聲近而訛也先民後曰君子此言祈天永命王者天民故先之也

尚書微

跋

咸陽劉古愚先生著書十餘種風行海內久已膾炙人口曩讀其煙霞草堂孝經本義立政臆解等集愛不釋手亟思窺全豹以爲快戎馬倥傯未遑也壬戌春旅省耆舊懼前賢手澤散佚於劫火之中遂乃呈明當道特設陝西文獻徵輯處謭陋如維亦濫竽其閒竊幸鄉先正之名山述作得稍稍見聞矣而齊年友蘊生郭君出先生所著尙書微一冊命加校勘讀之其辭奧其旨遠洪範梓材暨康誥召誥考證皆詳而金縢一篇引逸周書武王有疾以位讓周公事謂周公之禱爲天下之民

非爲武王一身云云批隙導窾尤足發前人所未發自
范史儒林文苑劃分兩途學者幾疑鄭馬無文章崔蔡
無經解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今得先生共爐而冶其羽
翼經傳嘉惠士林寧待問耶按勘訖取昌黎掛名自託
不腐之義綴數語於簡端既示景慕并質之藴生云岐
山後學段維謹識